

乡村底片

一个村庄有多大？方圆几里，有多少间房舍，几座桥？数字概念是模糊的，用一只无人机攀爬到村庄上空，传回的图片，轮廓清晰，一目了然。

友人陈老大这几年迷上无人机摄影，拍了一大堆图片，透过小小的视窗，从高空看地面，拍到的东西，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。

厨房屋脊上升腾起的一缕烟雾，有多美？平常在地面的时候，炊烟是袅袅上升的。现在从空中往下看，炊烟乱，乱成一团。

烟花；浓烟、淡烟，粗烟、细烟，乱成狂草书法，它以蓝蓝的天幕做衬托，最后被风吹散。

多高的角度看地面最真切？在这样的距离，无人机抓拍到的场景，既有点，又有面，清晰客观，甚至是人的面部表情，是面朝大地的45度俯视。

有一次，去水乡古村采风。无人机在村子上空“嗡嗡”地飞，几个闲着的老人好奇地走出家

门，站在自家的田地，仰着脖子朝天空张望，像几个风中站立的稻草人。

从传回来的图片看，古村分三块，翡翠绿玉般漂在水面上，被分割的地块，由细绳状的小桥串连，水中垛田上站着好些高大的柳树，几个人高高低低走在田埂上。

离迷人的人间烟火最近的地方，也是鸟儿经常飞行的高度。陈老大说，太高了只能看到地形地貌，看不清其他，人成了地面上的一只小蚂蚁。

古村有寺庙，这样的建筑是独特的。从高处看，它宛若是一朵盛开在田畴之上的青色莲花，乡间阡陌，有小路，左一条，右一条；东一条，西一条与它相连，乡人跨过高高门槛，进寺堂燃一炷香，祈祷风调雨顺。

云朵之上，背负青天。看到的是村庄的分布和组团，以及道路和河流的走向，还有大地的色块。

睡在月光里，就是夏天的模样。

儿时的夏天真热。老家的房子，青砖砌墙，七架梁，梁上椽子，铺旺砖，盖小瓦，这种房子，看起来气派，就是不隔热。暑气穿过屋顶，直达室内，在封闭的空间里蒸腾，家里哪都热，桌子板凳烫人。空调没有，风扇不多，那风吹到身上溽热缠人，不如不开。夜幕降临，想睡个好觉，成了难题。从小暑到中秋两三个月时间，除了下雨，基本都睡在屋外。现在的孩子，包括年纪相差不大的城里人，都很难想象。睡在月光里，岁月淘洗，留下乐趣和惬意，困顿和艰难如稻穗子被风吹走。

门前的砖地，奶奶用扫帚仔细扫过，痕迹新鲜，清晰可辨。地面也洒过水，压下浮尘。吃过晚饭的小桌子，不收，留着乘凉。竹床搬出来，就着晾衣绳，挂好蚊帐。椅子、凳子也都搬出来。这是一家人对抗人暑热的武器。再热，觉还是要睡的，吃一头猪，不抵打个呼。

各人依据身形，选择合适的睡觉地方。小孩子皮肤娇嫩一些，睡竹床，有顶尼龙帐子，也好挡挡蚊子。爸爸身形高大，吃饭的小桌躺上去正好。其他人，躺椅可将就，几张椅子拼起来也可睡，最不济两张板凳一合，也是床。

天气太热了，睡觉不会那么早，我家门口是邻居们自然聚集的地方。大家都热得睡不着，摇着蒲扇，踏着拖鞋，聚来了。小杌凳子、大蒲团搬出来，分给大家坐，来迟没坐的，门槛上挤挤。蒲棒头点起来，艾叶子熏起来，蚊子们似乎怕了，恼人的嗡嗡声远了一些，偶有一两只不怕死的，大蒲扇一拍，也遁得无影踪。

夏夜纳凉不点灯。月光如银，倾泻在整个村庄，到处白花花的。家门口敞亮无树，一地丰厚的雪花银。纳凉的女人还带活来干，剥毛豆，扣鸡头米，月光白亮，自得得很。两旁厢房和树木的剪影，在月色里黑白分明，是我们最初关于建筑、关于光影的美学启蒙。巷道里，光影移动，那是时间的具象，小小的心灵也生出丝丝缕缕的惆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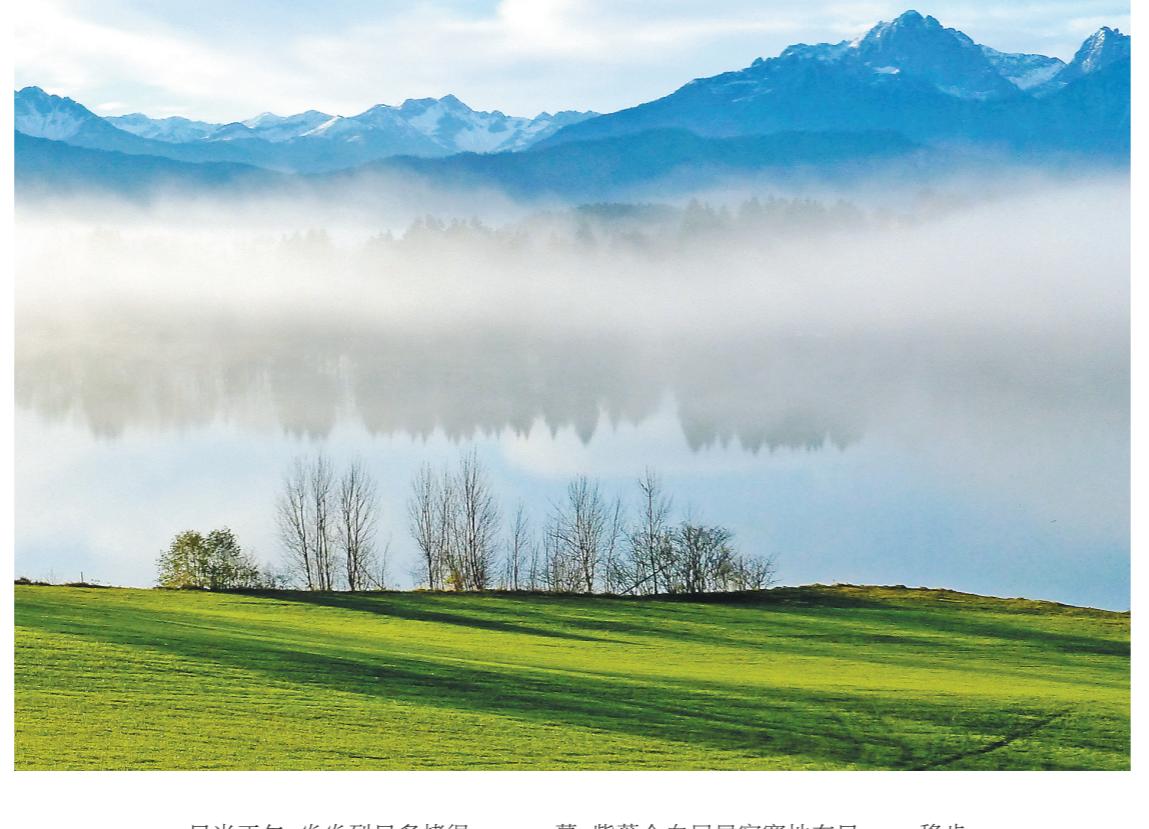
奶奶通常先收拾好锅碗，再收拾我们，给我们洗好澡，拍好痱子粉，把我们撵到小竹床撑好的蚊帐里，帮我们压好四边，要我们安静躺着。哪里安静得下？汗，顺着脖子往下淌，很快纠缠一窝。大人在月下讲农事周期，讲家长里短，讲前庄后舍的奇人趣事，我们哪里待得住？趁奶奶不注意，溜出蚊帐，和小伙伴们用点亮的蒲棒头打仗。红红的火点，在对方面前画八字，看到对方畏惧不前，开心大笑。自己被对方吓过的经历也就此一笔勾销。偶有失手被烫者，鬼哭狼嚎，声嘶力竭，不到一袋烟工夫忘到脚后跟，又玩成一团，大人追着屁股都喊不回。看我们疯得汗如雨淋，奶奶就说这澡白洗了。

奶奶的那趟澡本来就是白洗的。我家临河居，一条南北向的三王河，明亮如绸，流淌许多古意。聊天人群中的二爷，水性最好，也最喜欢孩子。看我们热得慌，他会带我们去几步远的水码头夜游。他敢游到对面再回来，我们只敢站在没水的石板上，蹲下站起，乡人谓之在水里“端”几个回合，浸湿全身，身上有水，速度如风，好似有了阵阵凉爽。二爷带我们上岸来，衣服也不换，还坐之前那个位置，暑气一会就将他的衣服烘干了。

打过仗了，戏过水了，肚子自然就饿了。这个时候，最宜杀个大西瓜，解饿又解渴。奶奶最懂我们心思，抱出用井水憋了半天的黑纹瓜，一刀下去，咔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恰如汪曾祺笔下所述“连眼睛都是清凉的”。众人分食，笑声朗朗。隔一天，他们会带来自家炒蚕豆、煮菱角、嫩莲蓬给我们解馋。我们很愿意乡邻来分瓜，长大后，这成了乡愁的一部分。

吃饱喝足，我们有了倦意，自个儿爬上竹床，边看满天星星，边听大人讲话。奶奶摇着蒲扇，安抚我们：睡吧，睡吧，心定自然凉。我们躺在竹床上，虽然还是热得睡不着，好在竹床吱吱嘎嘎催眠，不远处蛙鼓虫鸣、群鱼吻水都往耳朵里钻，好似有风，从水边芦苇叶尖上赶来。水泥船舱里长的慈姑、菜地边的薄荷、后塘里的莲藕……丝丝缕缕的香气都送到鼻子底下，燠热生出的烦躁渐平息。

月色笼村庄，也罩着我们，眼皮渐渐搭上。心，借着月色升高了一些。再远的地方，隔着一条河，稻花正秀，桑叶正饱，无花果一点点变红。大地上的一切，都和我们没在银子样清亮的月光里，梦有凉意，滋生甜味。



《晨曦的静谧》 □ 李昊天 摄

紫薇灼灼迎骄阳

□ 李仙云

一碗人间烟火

□ 王国梁

日当正午，炎炎烈日炙烤得河面水雾蒸腾，蝉鸣如嘶，行人急慌慌赶路，蓦然望去，竟被道旁的紫薇花惊艳了双眸，这绚烂之夏花，在如火的骄阳暴晒下，开得紫英灼灼，娇艳绚丽。

花儿一嘟噜一嘟噜微绽枝头，那容华婉婉的妙曼之姿，在这七月流火的盛夏，尽显生命的华美与卓绝。

江南若觅清凉地，当属古韵悠悠的园林亭廊处，静仁细凝，紫薇柔枝蔓衍，枝头丛簇簇的盈盈花瓣，似仙子着层层打着褶皱的妙曼裙袂，在骄阳下清风里摇曳漫舞。一粒粒滚圆的花苞裹于花球间，似圆润的珠王，苍雅盈虬的枝丫，一点点蜿蜒逶迤，繁密的花儿压得枝条弯腰下探，有的横枝斜逸飘入扇形的回廊窗牖处，衬在白墙幽窗间，如待字深宅的名门闺秀，在痴痴凝望她的“紫薇郎”。

古园清幽，花枝涌动，神思也游弋于大唐的丝纶阁，在九曲桥边潺潺流水间，眼前掠过如画

一幕，紫薇令白居易寂寞地在日暮黄昏，独与他钟爱的紫薇花寂然以对，而那句看似清丽浪漫的佳句“紫薇花对紫微郎”，似一种妙合无垠的人与花语，胸中的怡然尽在相望无言中。

那年，随友人一同游览紫薇植物园，抬眸的一瞬，爱花如痴的我，简直为花匠的独具匠心拍手称绝，各种紫薇树造型像一场视觉盛宴。傲然挺立的“丹顶鹤”，羽翼用藤条编织，极巧妙地将紫薇枝干嵌入其间，花枝含于“鹤嘴”，构成了一副奇妙的“鹤衔紫薇图”。花瓶造型的紫薇，更显喜庆贵气，胭脂色的花瓣缀满枝头，它们从瓶口像开屏的孔雀徐徐漫逸，藤蔓编织的镂空花瓶间，缀着一粒粒莹莹闪亮的珠子。地上落红一片，宛如铺了一层绒毯；不远处的一座紫薇凉亭，亭顶酷似皇冠，亭柱用紫薇光滑的树干支撑，亭盖则用紫薇枝条搭成飞檐翘角的六角花亭，一位妙龄女子在亭中拉着二胡，曲调宛转悠扬，那人与花儿共妖娆的柔媚旖旎，看得人不忍

移步。循着色彩徜徉于湖边林下，绚丽绚烂的晚霞，映得河面波光潋滟，盛夏酷暑已是“绿肥红瘦”时，唯满塘荷花与缀满枝头的紫薇开得袅袅婷婷。一群顽童，像彩蝶般从滑梯上“轻舞”而下，飞奔着跑到紫薇树下“挠痒痒”，一句“快看快看，树在笑呢！”让我驻足莞尔，这“爪其本则枝叶俱动”的“怕痒痒树”，它“笑”得花枝乱颤。不由得想起汪曾祺先生那句：“简直像一大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。”这趣味的老先生说这“繁”得不得了的花，“真是乱，乱红成阵，乱成一团。”也乱得姗姗可爱，莹莹清秀。

在这炎炎炙人的盛夏，热浪翻涌，鸟儿都栖凉木躲于浓荫深处，萋萋草木被灼晒得蔫头耷脑，最是那凌空向日开得繁盛靓丽的紫薇花，把浓情夏日倾情装扮。冬有腊梅夏有紫薇，皆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凛然风骨与清贵傲然之气。

只打到碗里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。我剁馅，姐姐和面，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，开始包饺子。父亲偷偷冲母亲嘀咕：“啥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吃！”母亲说：“你别管，让你干啥就干啥，别多嘴！”

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，屋子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的味道，特别有烟火气息。一会儿工夫，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摆上餐桌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。哥哥二话不说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他一口一只饺子，把腮帮子都鼓圆了。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，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——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。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，终于开口说话了：“妈，好吃不过饺子，这饺子真好吃，今天真跟过年似的！”说完咧开大嘴笑了，母亲也跟着笑了。母亲笑着笑着，眼泪却出来了，她赶紧偷偷擦掉。听说过一句话，深夜的烈酒，不如清晨的一碗粥。一碗母亲包的饺子，胜过千言万语，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。无论如何，人生还有饺子可吃，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。

一碗人间烟火，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。爱上这人间烟火，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。有几年的时间，我东奔西走，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。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，终于又回到了家乡。下车后我饥肠辘辘，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。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，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，在鼻尖缭绕着，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。豆浆油条，煎饼果子，小笼包子，炒饼炒面，板面拉面，驴肉火烧，炸鸡烤鸭……滋味各异的小吃，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。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，跟老乡一起吃饭。又听到熟悉的乡音，又吃到熟悉的味道，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。喧闹的小吃摊，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一碗人间烟火，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。后来，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——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了。

一碗人间烟火，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，有踏实和充盈，有幸福和安慰，有希望和憧憬，还有温情和诗意。人生在世，夫复何求？一碗人间烟火，足以慰平生。

清凉藿香饼

□ 钟芳

为明月清风开扇窗

□ 章铜胜

家中有个小院，面积不大，方方正正，从我记事起，便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。其中最特别的要数从朋友家移栽来的十多株藿香，长得郁葱葱翠绿的三角状卵形叶片在阳光下舒展，通体散发着奇异的香气，让人闻着都心生欢喜。

藿香为一种唇形科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它长着方形的茎，淡紫色的花，青青的叶片飘散出一股悠悠的芳香。《本草图经》注曰：“藿香，岭南郡多有之，人家亦多种植。二月生苗，茎梗甚密，作丛。叶似桑而小薄。六月，七月采之，暴干，乃芳香，甚黄色，然后可收。”由于藿香嫩茎叶清香爽口的特点，使它成为一种饮食佳品，餐桌上可用来凉拌、拌凉面、烙煎饼、包饺子、烧香叶放在淡盐水中浸泡一会儿，洗净切碎，放入面糊；再打一只鸡蛋，加上一点蜂蜜或白糖，慢慢地搅拌均匀。待调好炉火，就可以烙制了。烙藿香饼的火，旺不得、弱不得，火大了不易熟，又耽误工夫，因而中火最好。待油锅烧热后，母亲熟练地舀起一勺面糊浇在锅心，再用锅铲从锅心处将面糊一点点向四周均匀摊开，伴随着腾腾的热气，白色的圆饼很快变成金黄色，又隐隐透出绿意，香气四溢，最后顺势一翻，将另一面也烙至金黄，一张藿香煎饼就这样做好了。

刚炸好的藿香饼是满口清香、外酥里嫩的一道美食。一盘金灿灿的藿香饼摆上餐桌，热热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油亮之中透出新绿，怎不令人垂涎欲滴？我急不可耐地夹了一只藿香饼，送到了嘴里，只觉一缕优雅的香气伴着一丝甜润在口中慢慢溢开，清爽而鲜美，诱惑着我吃了一块还想再来一块。醇醇的幽香中，全家人围坐在桌前美美地享用这风靡小食，细细地品味，大家直呼美味，连赞好吃。

在酷暑难耐的夏季，有母亲种的藿香饼相伴，日子真是馨香阵阵，充满温情和幸福。

昨天夜里，睡得朦胧之际，隐约听到一些很大的声响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窗外已是风雨大作。于是，急急地爬起来，去关窗户，从客厅到房间，再到阁楼上的书房，窗户一一关好，睡意也便浅了，索性半靠在床上，看窗外闪电中的雨滴形成径流从窗玻璃上顺流而下，偶尔也能瞥见风雨中摇摆着的树梢，不知它们是在与风雨共舞，还是一遍遍地被风雨所虐，对于我来说，好像无关紧要，我并不想知道这些，谁又能真的知道这些呢。

平常的时候，我家的窗户总是开着的，不论春夏与秋冬，开着窗户，已经成了习惯，是在乡下生活时养成的习惯，有些习惯，已经固执到难以改变了。

晚上开着窗户，明月自会悄然入来，它不和你商量，也无需和你商量。只要窗户开着，你无法拒绝它，谁又会真的愿意拒绝满窗的月光呢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晚上睡得偏迟，因此，常有与窗外明月相伴的幸运。若是月初，想睡时，窗外已经一片漆黑，难见月影。到了初七、初八时，窗外正是月光清朗的时候。若是到了月半，月光会更清澈明亮一些。遇上晴好的天气，如果还不太困，我会常站在窗前，向天上看望，看那轮熟悉的明月和稀疏的几颗星星，或是看看对面月光里的房屋和树影，然后躺下。那一夜的梦，总是清亮亮的好梦。到了下半月，在梦中醒来时，常能看见窗外清凉如水的月光。特别是在秋天，那清新的月光从窗口斜斜地铺洒进来，一半在床上，一半在床下，我看窗外，又看看床下，觉得月光对我真好，会在梦里陪着我。窗外，秋虫的嘶鸣声断续传来，那声音，仿佛是有月光一般的银色的金属质感，清脆而又透明。

其实，若是想邀清风明月入怀，只需为它们打开一扇窗就够了。有形的窗户易于打开，而心中的窗，却是要用用心去开的。心若有窗，明月清风不请自来。

那扇开着的窗户，是我开的，也是那轮明月的。我开